

岁月淬初心,师恩伴半生。一场秋日重逢回望职场初途,感恩恩师深耕笃行的引路温情。

两年师徒缘,一生引路恩

□哈立新



图片由AI生成

细雨洗残暑,新生凉早秋。8月12日,我如约来到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梁家牌楼家属院7号院3号楼,敲响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位引路人邹晓初先生的家门。

门开处,91岁的恩师邹先生面带笑容,目光温润,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儒雅之气半分未减,握手的力道还是记忆中那股熟悉的沉稳。

邹晓初先生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曾做过会计员、信贷员、秘书,担任过科长、副处长、处长、金融研究所所长和总经济师,有全行“四大笔杆子”的美誉。

阔别多年,相拥而叙,没有生疏,只剩久违的亲切与踏实。我们对面而坐,话匣子自然打开。

讲起1983年入职那天的情形,那天我们4个同学有3人被分别分配在团委、人事科、工信科,我被分配到了办公室。办完入职手续后,各部门派人来领我们几个新人。不一会儿,一位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的老师出现在我们面前。“哪位同学是哈立新?”我应声而起,他随即上前同我握手并自我介绍道:“我是办公室邹晓初。”说完,我便跟着老师从四楼到了二楼办公室。

那是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大办公室,水泥地面,格局规整。五张紫红色办公桌整齐摆放,三张单独放置,两张两两相对。邹老师和蔼可亲地给我介绍了正在办公的何秀莲、张有胜等老师,大家都热情友善。随后他带我到套间见胡耀明主任。胡主任四十多岁,是陕师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浓眉大眼,身材魁梧,说话刚劲有力,略带陕北口音,问长问短,对我提出了要求和希望。

告别主任回到大办公室,我的办公桌已经准备好了。在沙发上落座后,邹老师简单介绍了行里和办公室的情况,交代了我的岗位职责,又详细询问了家里和在校学习的情况。两位前辈温和叮嘱、耐心开导,让我这个初入职场、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心里踏实了许多。

我那时二十出头,刚出校门,见了先生这样端方沉稳的前辈,心里只有敬畏。头几天上班,不敢多言,不敢妄动,连走路都放轻了脚步。

开始正式上班,邹老师格外用心,特地抽时间带我逐层走访,从二楼到五楼,把我一一介绍给各位行长和各科室负责

人。每到一个办公室,他就说“这是新来的小哈,以后多关照”,帮我尽快融入单位、熟悉同事。

邹老师安排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创办《西安金融简报》。我写的第一篇《发刊词》,他来回回改了四遍。先生不批评,也不替写,只是一遍遍指出问题,让我自己琢磨。改到第四稿时,我终于摸到了一点门道——什么叫机关文风,什么叫一字不多、一字不少。

当和邹老师说起我入职不久那次撰写全行行长会议上行长讲话稿的情形,他莞尔一笑。邹老师和胡耀明主任都是当时全行有名的笔杆子,两人平时工作配合默契。这次行长会议时间紧迫,准备行长讲话稿的任务紧急,因此他们决定二人同时出手,让我参与,共同完成稿件的撰写。两位前辈统筹全局、搭建框架、敲定基调,逐句斟酌政策内容与文字表述。他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我负责执笔记录和誊写,全程潜心学习。从周五到周日,用了整整三天时间终于完成了那篇近万字的讲话稿。这是我入行后参与的第一篇大型公文写作工作,也是我公文写作真正的启蒙课。

先生教我公文写作修改六大要点:一是主题立意,二是观点陈述,三是素材内容,四是文章结构,五是语言文风,六是标点细节。老师常常叮嘱我:“公文是传达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的重要工具,要求准确、简明、朴实、庄重,因此必须字斟句酌,仔细打磨,容不得半点马虎。”先生教我的不光是公文写作技巧,而且还教我立身做人的原则和待人处事的规矩。他说,办公室是机关单位的重要部门,有很多涉密文件和信息,在这里工作必须谨言慎行,保守秘密和远离是非。特别是文秘工作者既要笔下有功夫,更要心中有教养,文品即人品。这句话,我当了半辈子座右铭。

1983年7月底,安康遭遇特大洪灾,全行开展捐款捐衣活动,我与同事纪国恩负责登记工作。结束后,老师让我写一篇新闻稿。我写完初稿后,他亲自润色修改,定稿为《洪水无情人有情》。随后我骑自行车带着他前往《西安晚报》社,他引荐我拜访马师雄总编。那是我人生第一篇手写稿变成铅字见报的署名稿子,虽豆腐块大小,却比我后来所有文章都重。

记忆

童年刮蟾酥

□陆漪

往事如风,难忘的童年转瞬即逝,但它就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在记忆中永不会老去、永不消失,一切嵌入脑海的陈年旧事,依旧清晰鲜活,历历在目。

在20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家庭收入低,仅仅能维持一家老小的温饱。如果能额外挣一些小钱改善生活,大人孩子都很乐意去做。而刮蟾酥换钱不失为一个好渠道,在当年深受小伙伴们的喜爱。

蟾蜍,也叫癞蛤蟆,外形丑陋,浑身长满疙瘩,看起来呆头笨脑,却是捕食昆虫的好手,是农民的好朋友。蟾蜍的耳后有一个腺体,可分泌一种叫蟾酥的白色浆液,中医文献认为具有解毒、止痛、开窍醒神的功效,能够治疗疮和痈疽,是一味名贵的中药。那时候小镇上的中药店还专门收购蟾酥。

想到卖了蟾酥可以买喜欢的连环画、买爱吃的冰棍,我克服了对蟾蜍的恐惧,便让父亲买了一只取蟾酥的铝皮夹子。铝夹子外形像蚌壳,直径约五六厘米,肚子向外鼓起,两边合起来后,就形成了一个密实的圆弧。抓住蟾蜍后,撑开的夹

子边缘先将蟾蜍脑袋一侧鼓起来的地方夹住了,然后轻轻一用力,只见一股白色的浆液迸射出来,全部溅到夹子内壁上,接着再夹另一侧。由于浆液见风就干,所以不会流淌出来。刮出的蟾酥时间稍长会发黑,药店有时拒绝收购,因此每天回到家里,就将附在圆铁皮内壁的蟾酥刮下,小心翼翼地包在薄膜里,存放在干燥的铁盒内,积少成多,攒够了就卖给药店。

那时候学业负担不重,六七月放学时太阳还高挂在天空,于是放学后,我们便到路边的庄稼地里寻找蟾蜍。蟾蜍不像青蛙跳来蹦去那么敏捷,动作相对迟缓。听到声音,蟾蜍匆匆往前溜,我们迅即上前,轻轻用脚踩住,然后左手捏住它背上的皮拎起,右手拿起夹子,不待蟾蜍挣扎,手起夹落,刮取浆汁后,便随手扔了。记得刚开始刮取蟾酥时,急于求成,用力过猛,将蟾蜍的额头刮出血丝来,看着也是于心不忍。垂头丧气的蟾蜍忍住疼痛,匆匆躲到草丛里疗伤了去。因为学校根据不同年级分批次放学,有时候那些被刮过

岁月悠长,细碎往事早已模糊。但我的记忆,始终清晰真切。

连绵畅谈,我们回忆起了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先生讲这些时语气很平淡,但我听得出来,那些旧事里的恩义,他都记着。

邹老师格外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耐心开导我端正思想、锤炼初心,引导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生活上如长辈般的温情照料,在工作上充分信任、大胆放手,这份厚待,温暖了我整个青春。

1984年人行、工行分家,先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从北京学习结束回行后被任命为计划处处长。我虽分在工行,但在同一个大院办公,见面请教的机会虽少了,但恩师的教导从未中断。凡我有困惑,随时去前楼登门求教,他依旧耐心指点,直至后来工行搬入南大街。

说到个人品德,邹晓初先生一辈子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1991年曾获得西安市金融系统廉政建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退休后,先生仍然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今年“七一”前夕,经所在党支部推荐,他被评为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这让我顿生敬重。

随心闲谈,一问一答,忆旧叙往,不知不觉已近正午。先生诚恳留我吃顿便饭,一桌朴素家常菜,几杯浓香酒,师徒温情,暖意融融。一席长谈,回望四十载金融从业岁月,恩师的教诲与提携,历历在目、念念不忘于心。

饭后,我起身与先生全家依依告辞。走出家门,细雨初歇,心境安然,满心都是感恩。

漫步梁家牌楼和西大街,家属院早已变了模样,不再是过去的砖混结构旧楼,而是东区、西区、南区几个院子全部带电梯的新式住宅楼房。尤其是我念念不忘的“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已在机构改革中经历几度更迭演变,不复存在,原址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西大街办公区”。

弹指一挥间,40余年过去了。两年师徒缘,一生引路恩。以先生为榜样,踏实笃行、勤勉奋进,不负初心、不负岁月。这份亦师亦友的深情厚谊,我终生珍藏、终生感念、终生砥砺前行。

浆的蟾蜍惊魂未定,就躲在不远处忍痛歇息,不幸又被下一拨人逮住了,再次刮浆,只见血丝没了白浆,蟾蜍平白吃了两遍苦,如今想来还是颇感愧疚。就这样,我在上学、放学路上搞创收,两个月也挣了三毛五分钱,在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也是我人生中靠自己劳动挣来的第一笔收入。

长大后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古人也有刮蟾酥配药的记载。明末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记载:“五日,南太医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蟆,取蟾酥也。”清代《吴越风土录》记载:“端午日,药市收癞蛤蟆,刺取其沫,谓之‘蟾酥’。为修合丹丸之用,率以万计。”《闻史掇遗》还专门提及有人只刺蛤蟆一只眼睛的善行,云:“以针刺其双眉,蟾多死。吾乡朱公儒为院使,俾两眉上刺其一,蟾虽被刺得活,后遂因之。”如此看来,小时候懵懂无知的我们确实比较残忍,取浆时不仅刮了蟾蜍的两侧,不少蟾蜍还遭受了两次伤害。

后来不知何时开始,小镇的药店不再收购蟾酥了,也许是出于保护蟾蜍的目的,也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赚钱的门路多了,曾经的刮蟾酥队伍也就散了。但童年时代那些记忆却永远定格了下来,历久弥新……

游迹

长征最后的关口

□杨军

当我站在腊子口峡谷里,亲眼看见这里的山势地貌时,才真切明白,为什么它会被称为长征北上的“最后的关口”,也终于读懂这场胜仗背后,藏着多少令人难以想象的勇气。

腊子口,坐落于甘肃迭部县的深山之中,藏语里它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这个名字真的再贴切不过。整条峡谷狭窄逼仄,两侧的山峰像是被大刀劈开一般,绝壁陡峭、直插云天,石壁坚硬光滑,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七米,一条湍急的腊子河从谷底奔腾而过,水声轰鸣,水流湍急。放眼望去,整座峡谷山势凶险,易守难攻,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

很难想象,九十年前,那支疲惫不堪的红军队伍,就是在这里打响了决定命运的一战。

走进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我慢慢厘清了当年的局势。1935年9月,红军刚刚走出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全军将士缺衣少食、疲惫到了极点,身体和意志都濒临极限。可绝境并未结束,前面是腊子口天险拦路,后面有数十万敌军紧追不舍。国民党军队早就看中了这处天然屏障,在这里修筑了密集的碉堡、战壕,布下层层重兵,笃定要把红军困死、剿灭在这片峡谷里。对当时的红军来说,退路全无,拿下腊子口,就有生路;拿不下腊子口,就是绝境。这也是这场战役最沉重、最悲壮的意义。

沿着步道往前走,就是当年的主战场。如今的峡谷绿树成荫、山风清爽,河水清澈流淌,满眼都是安宁祥和的景色,完全看不出曾经硝烟弥漫、浴血厮杀的痕迹。可崖壁上残留的斑驳弹痕、老旧的石砌碉堡遗址,都在默默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的激烈战况。看着眼前陡峭到近乎垂直的绝壁,我根本无法想象,当年的战士们是如何冲破这铜墙铁壁般的防线。

当年正面进攻的战士,顶着敌人密集的枪火冲锋,在狭窄的隘口和独木桥前反复拉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正面强攻阻力太大、伤亡惨重,危急关头,

队伍里一位不到十七岁的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他从小在深山长大,擅长攀爬绝壁,主动请缨带领突击队,借着夜色掩护,靠着带铁钩的长杆,徒手攀爬光滑陡峭的悬崖。漆黑的深夜、冰冷的山风、万丈悬空的绝壁,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他们冒着坠落和暴露的双重危险,一点点攀上山顶,悄悄绕到敌人阵地后方。

等到信号弹划破夜空,总攻正式打响。山顶的突击队居高临下,向敌人的碉堡投掷手榴弹,原本固若金汤的防御阵地瞬间大乱。正面部队趁势冲锋,抢下关键独木桥,一举攻破腊子口天险。一夜激战,战士们凭着血肉之躯和无畏勇气,硬生生撕开了敌军的封锁线,打通了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立下奇功的小战士,最终没能留下姓名,只是默默留在了长征的史册里。

今天,站在纪念碑前,我静静伫立了很久。阳光穿过峡谷的枝叶,落在平整的石碑上,看着碑文上简短的战役介绍,心里满是感慨。我们现在走的平整步道、通畅公路,正是当年无数战士用生命拼出来的通路。他们大多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最该安稳度日的年纪,义无反顾扛起钢枪,在绝境中拼尽全力,只为给后来人闯出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有人说,腊子口战役是一场奇迹。可当你亲临实地时才会懂得,这世上哪有有什么天降奇迹,不过是一群普通人,凭着不认输、不怕死的信念,拼尽全力战胜了不可能。走出雪山草地、血战腊子口,这道天险关口,不仅是地理上的峡谷隘口,更是红军长走走出绝境、走向新生的命运关口。

离开的时候,山风依旧温柔,河水依旧清澈。回望幽静安然的腊子口,我忽然读懂了红色旅行的意义。我们踏访旧址,不只是回望历史,更是为了记住:如今的山河无恙、前路坦荡,从来都是无数先辈跨越生死、攻坚克难换来的。腊子口这道最后的关口,终将永远镌刻在岁月里,提醒我们,所有坦途,皆由拼搏而来。



书评

作一枝智慧的芦苇

——评裴亚莉《长安城南种牡丹》

□巴陵锋

种桃种李种春风,裴亚莉散文集《长安城南种牡丹》里,有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篇什。诸如《花神的房间》《董董父亲的甜瓜与我们孩子》《毕业季 开学季》《“有情”的切近和遥远》《马晓翔老师,以及我的一段有关韭菜鸡蛋馅儿饺子的记忆》等,篇篇精彩,字字珠玉。这些文章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见才情、见智识、见章法,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致广大而尽精微,裴亚莉散文世界,有广阔天宇、散漫灵活的章法,更有精微纤毫、一以贯之的温情大爱和思想穿透力。《花神的房间》开篇即设置悬念,接着释疑,因为在颐和园“我”发现了知春堂和知春亭;次节回忆慢车上友人赐名“知春”,表露心迹,进而释疑;三节节发现“花神庙”,又把笔触从眼前推到西安,把“西安小奶糕”和“花神庙”作比,伴随“快乐的回忆”而神游;四节,奇思妙想连篇而下,在女伴“你不仅是知春,而且是知春的蝴蝶”的揶揄下,作者初恋的心在悸动。《董董父亲的甜瓜与我们孩子》礼赞人间至情父爱和母爱,由人及己,转换自然。《礼物》主要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两位老师,高中教务老师和博导童庆炳先生,人生礼物,在知恩图报者的内心何其珍贵。《毕业季 开学季》情感丰沛、文采飞扬,乐教、爱生、多情、善思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立现。《马晓翔老师,以及我的一段有关韭菜鸡蛋馅儿饺子的记忆》《“有情”的切近和遥远》更是辞、情、理俱佳的妙文,读来含英咀华。

赋魅他人和世界,祛魅自己,淘涤“内我”,是裴亚莉散文的另一特色。作者从不画地为牢,没有将自己局限于象牙塔内,更没有将思想拘囿于知识分子圈子,而是自觉看世界,笔触下沉,使文章言之

有物接地气。《探访乡村的信仰状况》更是别具识见、波澜起伏的雄文和妙文,让关乎信仰的宏大叙事“乡土化”“软性化”,充满泥土气息、年俗风味儿,机趣横生,颇耐玩味。

生活是最好的辩证法,文道更如此。在祛魅过程中,裴亚莉的散文反而自然通脱、存魅不可谓不多,乃至,作品中烘托出个绚丽的“大我”。书开头,作者把身份造诣名气远逊自己的学生的文章当序,书的后一部分,又将亦生亦友者的四篇文章作为“读后感”,如此,书便自然形成了“我说”和“说我”的两部分。在“我说”里,作者夫子自道,而在“说我”里,学生把她描绘成另外的样子,但无疑,两者都极为“有光”“血肉丰满”。

高远睿智的语言表达、深刻通透的思想表达能力、极具说服力的细节,是裴亚莉散文成功的重要原因。一是语言极具概括力和表现力,如“这一切都消失了,并且继续消失着,不可阻挡”等;二是语言运用极为准确传神,如“让这安静中有了结结实实的生动”等;三是警句叠出,启迪智慧,如“他在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存在着,比如我们的记忆”等;四是机智幽默,如“他经过相当轰轰烈烈的一段过程,给我做了一顿仅仅是揪面片的饭……”“一个老师,对学生鼓励的方式,用的是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方式(请吃饺子)”;五是善用比喻,特别是明喻,如“桐树花像星星一样,又像草原上的蘑菇一样落在草地上”“银杏叶子,在刚刚停歇的雨后果落了一地,像是天空赠给大地的火热问候”等。

毋庸多言,作为散文家的裴亚莉恰似一枝独秀、会思想的芦苇,独立、清新、悦目、自洽,值得关注。